

2022年8月25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朱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

沧州风物

祥和文明的古沧州

■秦东兴

在很多人眼里，古沧州是苦海沿边，是发配流放之地。

这个观念实际上是没有历史资料支撑的。

我们来回顾一下沧州历史，就能发现，我们沧州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文明祥和的。

古时传说有个嬴秦“祖州”，也就是神话中的瀛洲仙岛。传说，岛上有四时不谢之花、八节长春之草，有起死回生的不死草，有玉醴金浆，无数仙人在瀛洲仙岛上无忧无虑地生活，没有饥饿和战争，没有生老病死之苦……

这个神话传说的历史源头是伯益辅佐大禹治水，导河入海之后，大量的新淤肥沃土地绽放生机，摆脱了洪涝的威胁后，物产极大丰富，东夷民族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兴旺起来，因为水草丰茂，所以命名为“齐”地。齐字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，意思是万物萌发、生机勃勃之地。

春秋时期沧州东南部属齐，齐文化对沧州影响很深。古代的长芦地区，是广袤的海滩和贝壳堤，被尊为财神的范蠡就是在这里煮盐，然后溯大河而上到定陶，丰富的渔盐财源成就了陶朱公的美名。

周定王五年，黄河改道东移，远在西陲的秦国不知道沧海桑田的变化，加上对嬴秦祖州的传说越传越神，所以

秦始皇在一统六国之后，为了寻找神化为神话的祖州费尽了心血，派徐福组织船队多次出海。

今天，献县任丘河间丰富的地热资源依然存在，其中献县县城范围的地热井温度高达一百多摄氏度，也佐证了当年的四时不谢之花、四季如春的神话。

神话传说中的交梨火枣，就是我们沧州的交河鸭梨、献县金丝枣，这些历史事实证明，瀛洲就是嬴秦祖州，就是秦始皇一生寻觅不得的富庶美丽的祖地。

河间更是富庶丰饶，不仅是汉文都，也是汉武库，七国之乱卫绍帅河间男儿立下了赫赫功勋，因功晋升为国家太尉。献王刘德将河间国建设成汉文化中心，引来了汉武帝的防范猜忌，董仲舒的《河间献王书》记载了“一民饥自我饥之”的河间乐土，弘扬了河间文化。

蔡邕的《河间杂歌》奠定了河间礼乐在中华乐史的地位。

汉代的南皮与汉河间国隔河相望；西晋的河间王高阳王章武王为天下豪奢前三名，这都是今天的沧州范围。那时的沧州，可能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之一。

隋末，窦建德因为献县地处水陆咽喉，物产丰饶，开柳沟渠，建金城官定都，城名乐寿，足见我们沧州绝不会是

苦海沿边的发配之地。

唐朝末年，很多地名也能证明沧州的富裕，比如盐山叫饶安，还有乐寿、景城等地名，都是富庶的意思。

契丹垂涎关南之地（沧州北的三关），认为夺下关南就能解决整个契丹的穿衣问题。就是因为唐朝的东光号称茧城，沧州是桑麻纺织的重要产区，继承了齐国的桑麻传统。

宋朝因为重文抑武而衰弱，于是沧州长期成为战场，还我河山成为无数英雄的遗恨，虽然也有包拯等重臣坐守，但是被动挨打，经济在战乱之中被蹂躏成一片废墟。

“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改河间路为河间府，属新设之河南分省。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（1421.2.1），属京师。明末，河间府府治河间县（今河北省河间市）领县十：河间、献、阜城、肃宁、任丘、交河、青、兴济、静海、宁津；州二：景（领吴桥、东光、故城三县）、沧（领庆云、南皮、盐山三县）。”明朝徐达北定中原，开凿朱家运粮河，河间（含今沧州市全部）重新成为经济重镇。

明朝末年，河间土地被豪强分割，民不聊生，卫所废弛，将不知兵。真正做学问、研究科技的人吃不上饱饭，于是大家都期望着改朝换代，开了大门迎闯王，最终闯王。没有能给百姓带来和平，内乱造成了满清入关。

清朝时河间稳定与繁荣，是被反清复明的起义摧毁的，以窦尔敦为代表的反清英雄，将本来的水陆交通枢纽、京南经济中心搅得不得安宁，于是源于河间的镖局迁到了沧州。

后来，两京御路和朱家运粮河不仅名字改了，经济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繁荣，于是当时的沧州才渐渐没有了曾经的繁荣。

沧州老俗话

错(cu ó)个儿

错个儿，沧州话里读“cu ó 个”，除非、只有的意思。比如，“今儿这事儿，谁也办不了！错个儿二子来，错一个人都不行”。（知微庐主）

你说我说

知微庐主：错（二声）个儿，我很感兴趣这个词的生意。怎么从“错一个都不行”，转变成了“错个儿”？

王凤良：错非、除非。

郑志利：错个人，错个儿。

李会长：“错个儿”，与除非同义，只有的意思，错开他就不行。

王凤良：我们那里说“错了”读音是“错咧”，就是“错非、除非”的意思。比如小孩之间吵架了，这个发誓：“我不跟他玩了！再也不搭理他！错了他央告我！”

王吉仓：我们老家早先好像说“错个个儿如何”，换个人如何。

刘之龙：应是除非的意思，现在还在说，但说的人不多，也都能懂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：czwbrw@sina.com



老街旧事

纺线·织布

■王贵新

纺车纺线

常言道，“吃饭穿衣量家当。生活好弱无人见，衣服包装众人瞧”。在农村，衣衫穿着是衡量农户经济条件、交际脸面的一张重要名片。

男耕女织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，老家农村几乎家家有纺织工具。与男人种地犁田一样，纺线织布是家庭主妇的看家本领。

据推测，手摇纺车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，由绳轮、摇柄、锭杆儿、支架、底座等部分组成。工作前，把弹过的棉花拆分成缕缕薄片，用筷子或秸秆搓成若干筒状细棉条（方言称“布结”）备用。纺线时，先将一段“引线”缠绕在锭杆儿上，一手捏棉条，一手摇纺车，随着绳轮“嗡嗡”的转动声，对接的棉条神奇地变成了一根长长的细线。棉线越积越多，线穗越纺越大，直至锭满卸下，重纺线团。

抗战时期，八路军开展大生产运动。周总理带头纺线，“手里握紧棉花卷，根根线条往外拉”，歌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延安军民用纺车纺线的热烈劳动场面。纺车为解决将士们的穿衣问题立下汗马功劳。

梳理线团

多少个不眠之夜纺成的上百个橄榄状线团，一一倒绕在十几个线拐（拐子）上，谓之“拐线”或“绞线”。而后是“走络”“牵线”，这是农家织布的重要一环，它决定着布匹的长短、宽窄。

选一宽三四米、长十几米的空场地，侧面墙壁或树上悬挂与线拐相同数量的钩环；地面两端并排楔入数个线楔子，四五名“拾交”“挂络”人员分工穿线、挂线。经过一番“牵线”整理，聚拢在一起的各路络线，整齐、有序地排挂在地面木柱上。

而后进入上浆、刷线阶段。将梳理好的一百多尺经线线团，用稀白面糊浸泡后装入木桶，置于阳光充足的街道或院落地面“拖

车”上。拎出一端（团线留置桶内），拴挂在离地面一米左右的织布机头线柱上，摊平、伸直、拉紧湿漉漉的浆线，十几名妇女用类似炊帚的大刷子，在线段后不停地“嚓嚓”刷抹，直至风干凉透后，层层卷起来待用。

蹬机织布

上机前，须做好几百根经线的递进、穿籽（扎筘）及纬线做穗（布梭用）等系列“拴机”准备工作。

农家织布机的底座类似一张传统单人木床，前端机头放置绕满经线的线柱，柱两端有木翅，可调控转动。后面是高大的木框支架，上面装有提拉线板，两组引绳分别通过两片线锭（各为经线一半，高约20厘米的片状线刷）连接底端踏板；双脚交替踩踏，两

锭片忽上忽下，布梭从经线上下交错空档间瞬时穿过，牵引纬线与经线交合，机杼顺势推挡挤压——经纬纵横交织不绝，纺棉织布大功告成。

织布时，机身要有一定的倾斜度。织女们端坐在织布机尾部的布柱前，踏机穿梭，手脚并用，协调配合。“咣当咣当”的娴熟动作，如同弹奏一曲美妙的乐章，余音绕梁，令人陶醉。

从弹花搓条、纺线、拐线、牵线、浆线、刷线，到拴机、递进、扎筘、蹬机穿梭，大的工序就有十几道，印花布更为复杂，工艺要求更高。老家一带，通常一匹（机子）布长120尺、幅宽1.5尺、经线500根左右，需要纺十多斤棉花、150来个线穗，累计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。

农家织品完全由纯棉做成，天然质朴，虽粗糙，但冬暖夏凉，穿用舒适。这古老的工艺，曾织就包裹生命的襁褓，为女儿缝制喜庆的嫁衣，做成百姓御寒的棉袄、棉被及床单、门帘、毛巾、鞋袜等一切日常穿着用品，深受庄稼人欢迎。

光阴荏苒，日月穿梭。如今，“嗡嗡嗡嗡”的纺车声，“咣当咣当”的织布声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耳畔，现代化的纺织工业早已取代了传统的农家织女作坊，但那质朴厚实的粗棉土布，永远浸染沉淀在乡间院落，传承着珍贵的民俗文化。